



列傳

李沆

弟維

丁謂

王旦

夏竦

子安期

向敏中

陳堯佐

兄堯叟弟堯咨  
從子漸

王欽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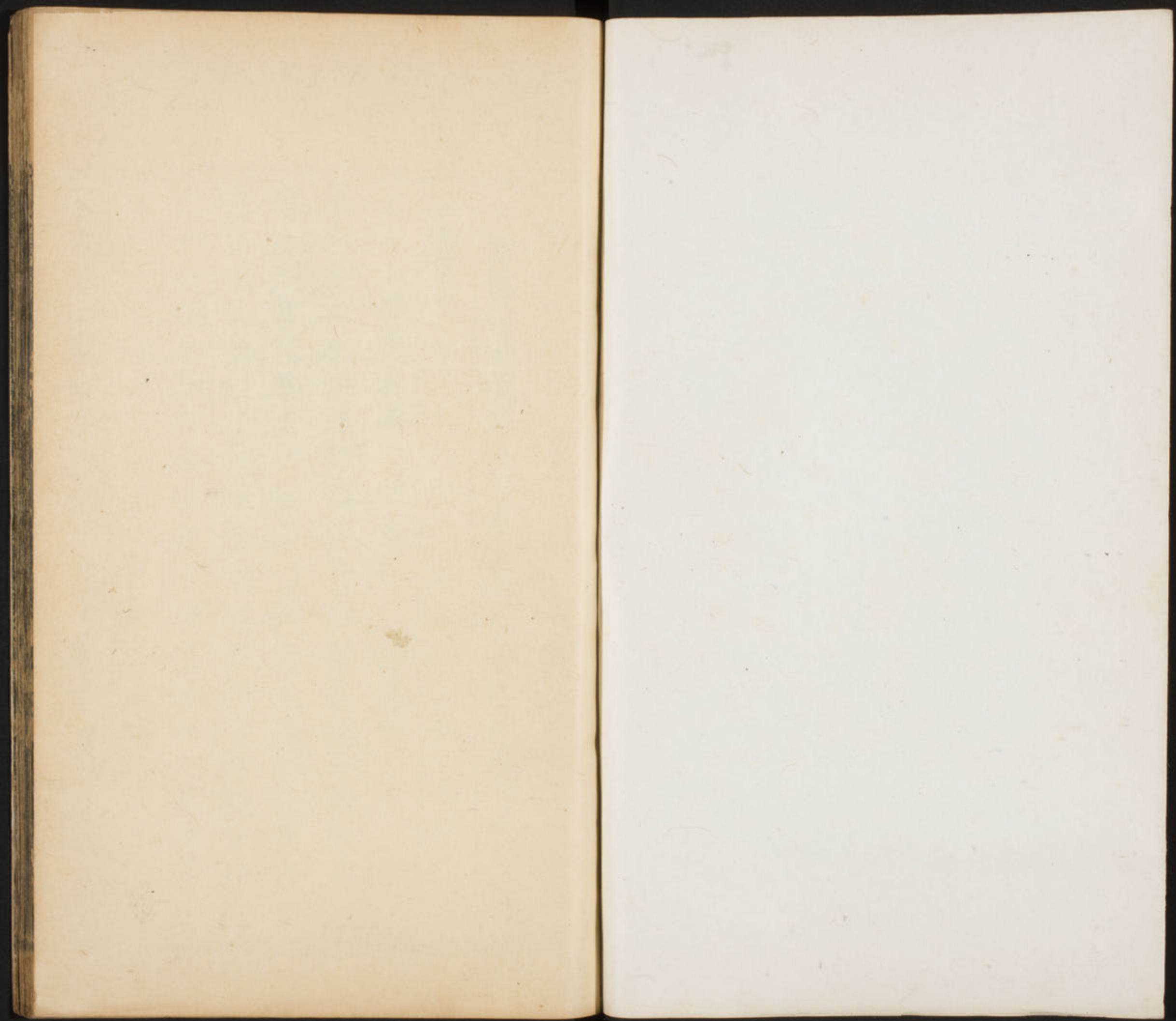
林特附

宋庠

弟祈

明監本宋史

卷七十一







列傳卷第四十一

宋史二百八十二

開封府司寇... 奉

初

李沆弟維

王旦

向敏中

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曾祖豐秦陵令祖滔洛州  
團練判官父兩從部帥薛懷讓辟為襄陽支使懷讓  
徙同州又為掌書記歷邠州團練判官李敏中侍御  
史知舒州太祖在金陵孫淮欲僞維舒太喜以勞加  
侍御史李沆少好學器度宏遠炳學問人曰此兒吳  
日必至公輔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 為判作



聖通判潭州遷右贊善大天轉著作郎相府參議為東  
邊將臨高郵奉和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遷歷三年右  
於遣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  
嘉士也即命中書并化基召試遂除沆翰林知制誥  
沆位最下沆并予上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  
人錢別賜二十萬償之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  
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遷沆方員外郎召入  
翰林為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宰相西宴太宗日  
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拜給事中參  
知政事四年以本官罷奉朝請未幾丁內艱起復遂

出知鼎州未行改知河南府真宗并儲遷禮部侍郎  
真太子賓客詔東宮侍以師傅禮真宗即位遷戶部  
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監撰國史改  
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廟  
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門下  
侍郎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沆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  
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  
亮等是矣後致亮到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閤門疏言  
仲舒不足與共事輕視之真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  
用他人副仲舒致亮帝坐語及唐人樹黨制遂



使王宣徽請蓋姦邪難辨爾沈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三烈盧祀蒙蔽德宗李元以為真姦邪是也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也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沈對使言引燭焚諾附奏曰但道臣沈以為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言求為使相復問沈沈曰賞典之行。漢有所自。保言因尋臧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湧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沈無容奏謂之曰人皆有容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家啓。六入臣有密啓者非說即沒臣常惡之豈可

効尤時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為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儲郡皆不可保帝頗惑之因訪於沈沈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示即從流言未幾而靈州降帝曰是吾重之沈為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所食曰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沈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且問何如沈曰善則善矣然邊患無息恐人之漸生



後心耳且未以為然沈又曰東四方水旱盜賊奏之  
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沈曰人主少年當使奏四  
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三不甲  
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豈彼他日之憂  
也沈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  
大營宮觀蒐講學典靡有暇日一旦親見王欽若丁謂  
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沈  
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  
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沈不用準問之沈曰  
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

抑之使在人下乎沈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  
後為謂所傾始伏沈言沈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  
與沈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  
無口貌維乘間達亮語沈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  
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千無重敵多下有司皆見  
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  
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焉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  
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有餘通籍之子坐  
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景以希寵獎此  
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屬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



龍章之事僕病不能也沈又嘗言居重位當無補惟  
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無國爾爾是防  
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  
象先曰庸人獲之是已險人苟一特之進言念屬長  
耶沈為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沈曰沈為宰相如論語  
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  
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沈特漏將朝疾作而歸詔  
太醫診視撫問之使相望於道明日駕往臨問賜白  
金五千兩方還宮而沈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極  
駕再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沈為大臣忠良純厚治

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言終又泣下廢朝五日贈太  
尉中書令謚文靖錄其弟國子博士贊為虞部員外  
郎光祿寺丞源為太子中舍元田員外郎直集賢院  
維為戶部員外郎子宗簡為大理評事甥蘇易妻兄  
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乾興元年仁宗即位詔配  
享真宗廟庭沈性直諫內行修謹言無蔽棄識大體  
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違條制人莫能干以終公還  
終日危坐未嘗改倚治第封立門內履事前僮容旋  
馬或言真太監沈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履  
事誠隘為太祝奉禮靡事已寬矣至於垣頽墜楮不



三百九十五个  
以肩慮堂前藥園壘妻戒守令者勿言以試沈沈朝  
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沈沈曰豈可以此動吾  
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吝第幾因語次及之沈  
曰身食厚祿時有積賜計囊橐亦可以治第但念內  
與以此世界為快惟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  
新宅須一年雖完入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冀  
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沈與諸弟友愛尤器  
重維暇日相對宴飲酒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  
事沈沒後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  
子其為信倚如此

維字仲方第進士為保信軍節度推官真宗初盛聖  
德詩召試中書權直集賢院以沆相避知歙州至郡  
興學舍歲時行鄉射之禮沆沒入為戶部員外郎美  
冊請和以為賀正旦使真宗方幸西京維還詣行在  
具言其待遇禮厚必保盟好權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自是每北使至多命維主之權為翰林學士累遷中  
書舍人以疾辭出知許州復入翰林為學士承旨加  
之館修撰仁宗初再遷為尚書左丞兼侍讀學士預  
修貞宗實錄遷工部尚書會宴下傳美冊將絕望復  
遷維在使真主陸猶重維名第勞加禮使貶兩朝悠



三百九十五  
又詩詩成大喜既還帝欲用為應客副使或斥維祺  
詩自稱小臣乃襄選刑部尚書辭不拜引亭立衡故  
事求換官除柳州觀察使為諫官劉隨所誡知亳州  
請赴本鎮改河陽久之還朝復出知原州卒維祺學  
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廢書景德以後巡幸四方  
典章名物多維祺所參定嘗預定七經正義修續通典  
開府元龜性寬易喜愠不見於色贊借後進嗜酒喜  
譚而好為詩常曰人生觴詠自適餘何營哉既沒家  
無餘貲景德元年贈尚書右僕射子師錫虞部員外  
郎公謹太子中舍

王旦字子明大名華人曾祖言黎陽令祖徹左拾遺  
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  
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虜多遜嘗謂  
者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  
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  
志也旦幼沈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丞相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  
廉舊傳有為怪憑於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  
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就故舊作  
監丞趙昌言為轉運使以威望自任屬史屏棄入旦



稱其善政以文妻之代還命監潭州銀場何年  
典郡薦入爲著作佐郎預編文苑英華詩類選中  
遷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倉以塞流并之  
慶州舊化初王禹稱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  
不樂吏職賦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  
制書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  
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列  
每曰王君空霄管登林梁之材良下可涯非吾所及  
季流以同年生亦推重爲遠大之器明年與蘇易簡  
同知貢舉加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

院趙昌言參機務巨避越引唐獨眼部德興故事  
辭職太宗嘉其謙體改禮部郎中集賢館修撰昌言  
出知鳳翔即日以旦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面賜  
金紫擇牯犀帶籠之又令冠西閣至道元年知理  
院二年進兵部郎中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  
翰林學士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帝素賢旦  
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  
水嘗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曰  
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咸平三年  
知貢舉鎖宿旬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除年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  
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  
軍臣有所豫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  
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  
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  
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二年加尚  
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監修兩朝國史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為功  
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  
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

為功臣之禍不取帝默然曰為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  
即諂曰陛下以兵取必無乃可禱耻帝曰河朔生靈  
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肩封禪  
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請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  
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  
得前代豈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  
明示天下則無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  
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  
無不可奉間為旦言旦亟勉而從帝允兒孫莫與誓  
之者會幸秘閣張問杜翽曰言於南河出圖洛出書



果何事耶錫老德不測其音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  
 道設教爾帝錄此上意矣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  
 此酒極佳歸與妻琴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曰是凡  
 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大中祥符初為天書儀  
 仗使從到泰山為大禮使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  
 受詔撰封祀壇頌加兵部尚書四年祀汾陰又為大  
 禮使遷戶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仍撰祠壇頌將復進  
 秩懇辭得免止加功臣俄兼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宮  
 使五年為玉清奉聖位以六禮使景靈宮建又為朝修  
 便七年刻天書篆刻玉使選御廐三馬賜之玉清昭

應宮成拜司空京師賜旦以慘恤不赴會帝賜言  
 導意為國史成遷司空旦為天書使每有人禮輒奉  
 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為相僅一紀  
 會契丹修和西夏誓字致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以  
 無事治天下旦謂祖考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愛  
 後帝又益信之言果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  
 以為如何旦與人交必言笑然終日及奏事羣臣異  
 同旦徐一言以定其是非或不去冠帶入禁室獨坐家  
 人莫敢見之旦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  
 欲行而未決此必



袖歸曰上詩有一字誤寫真進入改知否王欲若曰  
 此亦無言而奪走之帝無言曰曰非日詩有誤字何  
 不來妾旦曰臣行詩未暇尋閱有失之陳惶懼再拜  
 謝諸臣皆弄獨推密焉知即不弄具以實奏且曰三  
 旦畧不辨真宰相器也帝顧旦而笑焉天下六蝗使  
 人於尋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議政遂袖死蝗進  
 曰蝗實死矣遂明示于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  
 方奏事飛蝗散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  
 豈不為天下笑耶官祭火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  
 朕不妄言買一朝始盡誠可惜也旦對曰陛下富有天

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也臣備  
 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  
 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祭王官火所延非天災  
 請置獄劾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曰始火時陛下  
 已罪已詔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  
 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當舉者者免曰  
 者上書言官祭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  
 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  
 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  
 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



四百令  
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獲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復悔馳取之而已焚之矣錄是皆免仁宗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論德之職止於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在應舉建學士不在學書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蒼之旦曰止當以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初各借三萬初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復下有司以舟所借金幣

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為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赦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權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



密院準大慙見旦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旦不答寇  
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  
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  
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以為不可及準  
在藩鎮生衣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帝  
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  
能無如駭何真宗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駭爾遂不問  
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授之地曰內  
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耶彭年皇恐而退

時尚書中同在中書與彭年相善文字旦頃目取紙  
封之執中讀一覽且曰不過與寇將稱圖進爾後彭  
年與王曾張知白奏預政事同謂旦曰每奏事其間  
有不經上覽者公執不肯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旦  
遂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會事稍遲帝驚曰有何事  
不與王旦來曾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未  
嘗之無恙豈私自東對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獨  
言雖未之曾等退而愧對旦曰正類諸公規若曾各不  
介意帝執相王曾若旦曰益若遠達陛下恩禮已隆  
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則知宗廟未嘗有兩人



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  
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真宗遂止且汝後無若若  
大用器人曰爲王公遂裁丁年有宰相教若與陳亮  
夏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有言其宗名且至教若  
猶諱不已知節流涕曰願其能若同下御史府且心  
欲若後進帝大其命付獄且夜召曰教若等皆陛下  
厚顧上煩楚詞嘗行朝與願且還由來日取旨明日  
召且前問之且曰教若等官無未如生以何罪帝曰  
坐爲爭無禮且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念爭無  
禮之罪或問外國慈德以禮處藩曰卿意如何且曰

願至中書召教若等宣示陛下舍容之意臣戒約之  
使及問在之亦願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  
德飲去身嘗且嘗與楊億許中人物億曰丁謂久  
矣嘗有知且曰才無若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  
有德者知之在得教若若通當權必爲身累爾後謂  
果如言且爲免州景靈宮副使內臣周懷質偕行  
更乘間請見且必俟從者盡至始得坐見于堂皇白  
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且遠慮內臣鸞鳳規以  
忠謹得幸病且死家爲齋度使高誥且曰承規行此  
以瞑目且孰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極矣使者奈何



遂立自是內臣官不過者後且為相實各薦壹無敢  
 以私請察可與言及意知名者數月後居與善詢訪  
 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定其  
 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陰先審既四三人姓名  
 以請所用者帝以舉職之同列不知帝有所用惟且  
 所用者入無不可下謂以是數幾且帝益厚之故參  
 政李德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  
 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訪中唐問且人始知行簡  
 為且所薦且允所薦皆人未嘗知且後史官修景  
 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且所薦云韓議大夫

張師德兩請且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  
 為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  
 之且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  
 吾門狀元及第禁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  
 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答以師德之意且  
 曰且慮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  
 敏中固稱道有闕聖公希道且曰希道之使師德知  
 卿以戒貪進薄俗也石晉知許州不悉朝議敏中  
 勅且曰晉武人不明美惡恐博博效妄有至事必須  
 重行乞召歸置敏乃下御衣按之一日而後具議者



以為不履國法而保全武臣真國體也薛奎為江淮  
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  
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為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  
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遂更其職思旦之言未嘗  
不利識者曰此是使職大體張球知成都召還以任  
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  
守詠之規他人往宴有變更矣李迪賀遣有特名舉  
進士迪以賦落韻遣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眾  
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旦曰迪雖老不考  
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畧遣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為

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旦任事久人有謗之  
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  
之必得而後已素羸多疾自東魯復命連歲求解優  
詔優答繼以面諭委任無貳天禧初進位太保為宛  
州太師觀奉上寶冊使復加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  
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  
畏避上疏懇辭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  
邑一日獨對滋福殿高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  
如此因命皇太子出等旦皇慈走避太子隨而拜之  
旦言太子威德必在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



四百一十  
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為名臣且後  
求避位帝觀其形瘁憫然許之以太尉領三司昭應  
宮使給宰相半奉初旦以宰相兼使今罷相使猶領  
之其專置使自旦始焉尋又命有真入禁使子雍與  
直省吏袂杖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高一有不  
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  
主擇之再三問不對帝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歷問  
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  
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逆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  
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沒

歲餘竟用準為相且疾甚遣內侍問者日或三四帝  
手自和藥并菓著勸賜之且與楊億素厚延至卧內  
請撥遺表且言忝為宰相不可以將蓋之言為宗親  
求官止叙生平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急  
勞之意仍戒子弟我家盛名瘠德當務儉素保守門  
風不得事於泰侈勿為巨毒以金寶置櫃中表上真  
宗數之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意未  
有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私  
殃即昇至內閣詔不許還三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  
臨其喪勸廢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



又別次發衣後數日張吳冠鎮河陽旬日飲饌以旦  
故不舉樂錄其子弟拜外聽門客常從後官者十數  
人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已而聞旦妻嘗自益四句  
取視泣下久之旦有文集二十卷或與初詔配享真  
宗廟廷及建碑仁宗象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旦事  
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賤質  
素家人欲以繪錦飾廕帝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爲  
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凡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  
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  
服止於恩帶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

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曰惟啖飯問何不啖羹  
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  
可別具粥旦不置田宅曰子孫各念自立何必田  
宅徒使爭財爲不義爾真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  
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徹新之斬于廡下  
落側門出入旦至側門履屐備過門成復由之皆不  
問焉三子雍國子博士冲古贊善大夫素別有傳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仕漢符離令送嚴毅惟  
敏中一子躬自教習不假顏色嘗謂其母曰夫吾門  
者此兒也敏中隨瑀赴調京師有書生過門見敏中



謂齊母曰此兒風骨秀異貴且壽鄰婦入言其家此  
出已不見矣及冠繼丁內外憂能刻厲自立有大志  
不屑貧窶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解褐將作監丞通判  
吉州就改右贊善大夫轉運使張齊賢為其副代還  
為著作郎召見便殿占對明暢太宗善之命為戶部  
推官出為淮南轉運副使時領外計者皆以權寵自  
尊所至畏憚敏中不尚威儀待僚屬有禮勤於勸助  
職務修舉或薦其有武幹者召入將授諸司副使敏  
中懇辭仍獻所著文加直文館遣還任以耕籍恩起  
左司諫入為戶部判官知制誥未幾權判大理寺時

沒入祖言賦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  
不與。狄尼道安攝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  
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讞既而法官皆聚猶以親累  
落職出知廣州入辭面叙其事太宗為之感動許以  
不二歲召還翌日遷職方員外郎遣之是州兼掌市  
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存任  
無所須以清廉聞就推廣南東路轉運使召為工部  
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一名付中書曰此二  
人各臣也朕待用之左右因稱其有並命為樞密直  
學士時通准軍臺司主出納書卷領於樞密院頗多



壅遏或至漏失敏中具奏其事忠遠方有失事機請  
 別置局命官專並校其簿籍詔命敏中與諶領其局  
 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參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  
 時皇甫侃監無為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請朝貴京  
 為未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堂有書及門敏  
 中觀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  
 尋納箚中瘞曉江傳令馳驛得封題如故太宗大  
 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未幾拜右諫議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庶百餘日超擢如此時  
 用兵樞密院事自郎中至庶百餘日超擢如此時  
 主謀議敏中明辨有可略過

事敏速凡一涖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至道  
 初遷給事中真宗即位敏中適在疾告力起見于東  
 序即遣視事進戶部侍郎會曹彬為樞密使改為副  
 使咸平初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屬宋湜  
 病代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  
 郡命為河北河東安撫大使以陳堯叟為副發  
 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嘗為官吏莫不感悅  
 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故相薛居  
 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達詔質  
 之會居正子惟言焚居第特勇資產適張齊賢安上



誑真事樂遂言敏中嘗宗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  
 真宗以問敏中敏中言遠喪妻不復議婚亦嘗求婚  
 於宗真宗因不復問宗又伐豉訟益急遂下御史臺  
 并得敏中質宅之狀時王嗣宗為鹽鐵使素忌敏中  
 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衆  
 真宗詢于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為戶部  
 侍郎出知永興軍景德初復兵部侍郎夏州李繼遷  
 兵敗為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  
 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  
 繼遷卒德明納款詔命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

俄還京兆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  
 許使可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  
 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  
 幕中明日盡召宿禁兵官置酒縱闕無一人預知者  
 命儺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  
 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焉既葬其尸以反  
 盜結屍張樂宴飲客皆服僕連屠遠宴時舊相出  
 鎮不以軍事為意嘗謂軍雖有重名所至終日聽宴則  
 以所愛養人或曰官室弊事者得張齊賢側儺性情  
 獲如盜或至或遺帝聞之相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



惟敏中盡心於民事爾於是有所復用之意二年又以  
德明善始未定從敏中為副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  
委以經畧改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大中祥符初議  
封泰山以敏中舊德有入意召入為東京留守禮成  
拜尚書右丞時吏部選人多稽滯者命敏中與溫仲  
舒領其事俄兼祕書監又領工部尚書充資政殿大  
學士賜御詩褒寵祀汾陰復為留守敏中以事重鎮  
靜人情帖然帝作詩遣使馳賜之拜刑部尚書五年  
復拜同平章事充兼負將大學生加中書侍郎尋充  
景靈宮使宮成進兵部尚書為兗州景靈宮慶成使

天禧初加吏部尚書又為應天院奉安太祖聖容禮  
儀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是日翰林學  
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  
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  
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  
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  
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  
揆非勲德隆重者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  
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  
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



四百九字  
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徒王  
清昭應宮使以年老累請致政優詔不許三年重陽  
宴苑中暮歸中風眩郊祀不任陪從進左僕射昭文  
館大學士奉表懇讓又表求解皆不許明年三月卒  
年七十二帝親臨哭之慟廢朝三日贈大尉中書令  
謚文簡五子諸壻並遷官親校又官數人敏中姿表  
瓌碩有儀矩性端厚豈為多智曉民政善處繁劇慎  
於來接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為人主所優  
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及追命制入帝特批曰敏中  
海澱溫良宜益此意其恩顧如此有文集十五卷子

傳三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傳亮駕部員外  
郎傳師殿中丞傳範娶南陽郡王惟吉女安福縣主  
為密州觀察使謚惠節傳亮子經定國軍留後謚康  
懿經文即欽聖憲肅皇后也以后族贈敏中燕王傳  
亮周王經吳王華中餘孫釋絳並官太子中書

論曰宋主真宗之世猶為盛矣而得人亦多李沆為  
相正大光明其受封死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  
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蓋魏公相之位矣沆嘗謂王  
旦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祠禱  
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後果售其伎又嘗真宗



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蔽罷之後  
神宗信用安石變更之言嗣至禁擾世稱沉為聖相  
其言雖過誠有先知者乎王旦當國景久事至不膠  
有謗不救薦賢而不市恩排異輒宥而不責辭澶淵  
之後請于真宗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真宗答之曰  
立太子奕舟踰歲而信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  
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  
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爾向敏中恥受贓物之賜以  
遠其汙預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堅拒皇甫侃之言  
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愠不形亦可謂有宰相之風

列傳卷第四十一



列傳卷第四十二

宋史

開府儀同三司舊錄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通事都總管

致修

王欽若 朴特附

丁謂

夏竦 子安期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

州會江水暴至徙家黃鶴樓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

景是夕欽若生欽若早孤郁愛之太宗伐太原時欽若

纔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郁為豪州判官將死告家

人曰吾歷官逾五十年慎於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

者其在吾孫乎欽若擢進士甲科為亳州防禦使推



宦遷秘書省秘書郎監廬州稅改太常丞判三司理  
次遷由司時母賓古為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通負  
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獨  
之歎若一夕命吏句校成數翌日亡之真宗太驚曰  
先帝頗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  
收入心爾即日放逋負一于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  
帝益器重欽若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召為  
翰林學士蜀寇亡均始平為西川安撫使所至問繫  
囚自死罪以下第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還授左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以郊祀恩加給事中河陰民常

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  
劾治初欽若咸平中嘗知貢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  
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厚懿與惠秦約以銀三  
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惠秦持去會欽若  
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欽若妻李氏惠秦減所  
書銀百兩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於臂并  
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場睿復持湯飲至  
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即與而登科去仁雅  
馳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告御史中丞趙昌  
言昌言以聞既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



高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亳州欽若乃言嚮未  
有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閻承  
翰等於太常寺別鞠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  
洪湛嘗俱造湛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逢主司為  
誰昺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通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  
駕且死睿又悉遣去欽若因得固執祁睿伏役後始  
備于家它奴使多新募不識惠秦故皆無證驗湛坐  
削籍流儋州而欽若遂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  
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賦家無有也乃以湛假梁顥  
白金器輸官湛遂死貶所人知其寃而欽若恃勢人

莫敢言者景德初契丹入寇帝將幸澶淵欽若自請  
北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提舉河北轉  
運司真宗親宴以遣之素與寇准不協及寇累表願  
解政事罷為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  
修開府元龜或事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即錄  
誤有所譴問或言吏但云無信以下其所為多此類  
也歲中改兵部并大學士知通鑑銀亭司兼門下封  
駁事初欽若罷為置資政殿學士以宰之準定其班  
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議於帝復加大字班承旨上以  
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脩國史大中祥符初為封



經度制置使兼判光州為天書儀衛副使先是真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午木上童子於醴泉亭此見意蓋真宗上有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自御名以告欽若既得之具威儀三童子社首跪授中使馳奉以進真宗至含芳園奉迎出所上天書無降祥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獄下兩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首頌遷戶部尚書從祀汾陰復為天書儀衛副使遷吏部尚書明年為樞密使檢

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學士晁迥草制諱制去官有詔仍帶吏部尚書聖祖降加檢校太尉欽若居第在太廟後塢自言出入詞導不自安因易殿宮第於定安坊七年為同天書刻三使馬知節同在樞密素惡欽若議論不相下會瀘州都巡檢三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又不疾知節因面詆其短事於帝前及知節賞欽若遂擅除懷信等官坐是罷樞密使奉知節改刻玉副使知通鑑錄書司復拜樞密使同平章事上玉皇尊號遷尚書右僕射判禮儀院為會慶殿使有龜見其聖嘗因其地建祥源觀命欽若總



領之季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為景  
靈使閩道歲得趙氏神仙事述四十六人繪于廟廡又  
明年南州捕得道士譙文易言禁言能以術使六丁  
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  
欽若謝不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仁宗為皇太  
子自以東宮師保請歸朝復為資政大學士詔日赴  
資善堂侍講皇太子會輔臣奏領三少欽若以品高  
永換秩拜司空尋除山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  
南府與宰相丁謂不相悅以疾請就醫京師不報令  
其子從益移文河南府與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

守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降司  
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仁宗即位改秘書監起  
為太常卿知濠州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仁宗嘗為  
飛白書適欽若有奏至因大書王欽若字是時馮拯  
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即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  
齋以賜且口宣召之至國門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復  
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清昭應宮使昭文館  
大學士監脩國史帝初臨政欽若謂平時百官叙進  
皆有常法為遷叙圖以獻真宗實錄成進司徒以郊  
祀恩封冀國知邵武軍吳植病求外徙因殿中丞余



諤以黃金遺欽若未至而植復遣牙吏至欽若第問之欽若執以送官植諤皆坐貶初欽若安撫西川植為新繁縣尉嘗薦舉之至是亦當以失舉坐罪詔勿問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帝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國朝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字則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

表修裴度祠於圃田官其裔孫自撰文以紀其事貞宗封泰山祀汾陰而天下爭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嘗建議躬謁元德皇太后別廟為莊穆皇后行期服議者以謂天子當絕傍暮欽若所言不合禮又請置先蠶并壽星祠升天皇北極帝坐於郊壇第一龕增執法孫星位別制王公以下車輅鼓吹以備拜官婚葬所著書有鹵簿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聖祖事跡翊聖貞君傳五嶽廣聞記列宿萬靈朝貞圖羅天大醮儀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



癭相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  
帝意又性傾巧政為矯誕馬知節嘗斥其姦狀帝亦  
不之罪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  
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  
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欽若子從  
益終贊善大夫追賜進士及第後無子以叔之子為  
後林特字士奇祖探仕閩為南劍州順昌令因家順  
昌特少穎悟十歲謁江南李景獻所為文景奇之命  
作賦有頃而成授蘭臺校書郎江南平偽官皆入見  
特袖文以進太宗以為長葛尉改遂州錄事參軍代

還命戶書引對授大理寺丞通判隴州有治狀田重  
進鎮永興太宗以重進武人選特與楊彙並為通判  
人賜白金二百兩給實奉會出兵五路討李繼遷督  
所部轉芻粟先期以辦呂蒙正辟通判西京留守事  
蒙正入相薦之入判三司戶部勾院蒙正制置陝西  
青白鹽前後上議異同真宗選特與知永興軍張詠  
同商利害所奏各言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為戶部  
副使詔赴內朝三司副使預內朝自特始徙鹽鐵副  
使真宗北征命同知留司三司公事遷司封員外郎  
車駕謁陵為行在三司副使詔與劉承珪李溥比較



江淮茶法因裁定新制歲增課百餘萬特遷祠部郎中封泰山祀汾陰皆為行在三司副使以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修三清昭應宮副使將祀太清宮遣特儲供具為行在三司使禮成進給事中為修景靈宮副使兼修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昭應宮成遷尚書工部侍郎真拜三司使樞密使寇準言特姦邪又數與爭事帝為出準特在職如故後罷三司以戶部侍郎同王清昭應宮副使兗州宮觀成遷吏部侍郎天禧元年為修上聖祖寶廟副使轉尚書右丞時天下完富丁謂以符瑞土木迎帝意而以特有心計使幹財

利佐之然特亦天性邪險善附會故謂始終善特當時與陳彭年等號五鬼語在王欽若傳仁宗在東宮以工部尚書兼太子賓客改詹事丁謂欲引為樞密副使而李迪執不可仁宗即位進刑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謂貶特亦落職知許州還朝以戶部尚書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勾當二班院特體素羸然未嘗一日謁告及得疾絕五日而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右遣中使祀奠特精敏喜吏職推案終日不倦真宗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奉詔撰會計錄三十卷又為東封西祀朝謁太清宮慶



賜總列三十六卷子雜殊雜亦有吏能歷官至三司  
鹽鐵副使以秘書監致仕卒殊官至司農卿知壽州  
臨事奇急鼓角將夜入州廨按堂撫鐵鈞擊殺之  
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  
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為自唐韓愈  
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二年  
登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饒州踰年直史館以  
太子中允為福建路採訪還上茶鹽利害遂為轉運  
使除三司戶部判官峽路經擾邊命往體量還奏稱  
首領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會分川峽

為四路改夔州路初王均奴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  
子弟以捍賊既而反為寇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且  
言有詔赦不殺酋感泣願世奉貢乃作誓刻石柱立  
境上蠻地饒粟而當之隘一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說  
先時屯兵施州而饋以糴萬州粟至是民無轉餉之  
勞施之諸若積聚皆可如特遣刑部員外郎賜白金  
三百兩時溪蠻別種有八寇者謂遣高溪酋帥其徒  
討擊出兵援之擒生蠻六百六十得所掠漢口四百  
餘人復上一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驛給繒帛歲  
收市之其後徙置夔州城者皆謂所經畫也居五年



不得代乃詔舉自代者於是入權三司鹽鐵副使未  
幾權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景德四年契丹犯河北  
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提舉  
轉運兵馬巡檢事契丹深入民驚擾爭趨楊劉渡而  
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給為舟人斬河上舟人  
懼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三河執旗幟擊刀斗呼聲  
聞百餘里契丹遂引去明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三  
司使上會計錄以景德四年民賦戶口之籍較咸平  
六年之數具上史館請自今以咸平籍為額歲較其  
數以聞詔獎之尋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

禘未決帝問以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乃決因詔謂  
為計度泰山路糧草使初議即宮城乾地營玉清昭  
應宮左右有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  
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  
願以此諭之王曰密疏請帝如謂所對告之曰不復  
敢言迺以謂為修玉清昭應宮使復為天書扶持使  
遷於中真拜三司使祀汾陰為行在三司使建會  
靈觀謂復總領之遷尚書禮部侍郎進戶部奏知政  
事建安宮鑄玉皇像為迎奉使朝謁太清宮為奉祀  
經度制若使判亳州帝賜宴賦詩以寵其行命權管



四  
勾為前兵馬事請獻白鹿并雲芝九萬五千本還判  
禮儀院又為修景靈宮使摹寫天書刻玉笈玉清昭  
應宮副使大內少為修享使歷工刑兵三部尚書再  
為天書儀衛副使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  
徙保信軍節度使三年以吏部尚書復叅知政事是  
歲祀南郊輔臣俱進官故事嘗為宰相而除樞密使  
始得遷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為樞密使時  
寇準為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相既而拜謂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清  
昭應宮使周懷政事敗議長貶準帝意欲讓準江淮

間謂退除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  
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  
其後詔皇太子聽政皇后裁制於內以二府兼東宮  
官遂加謂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李迪先兼少傅  
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右丞非兩省侍  
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也謂所善林特自賓客改  
詹事謂欲引為樞密副使兼賓客迪執不可因大詬  
之既入對斥謂姦邪不法事願與俱付御史雜治語  
在迪傳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為戶部尚書迪為  
戶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



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願復留  
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  
杙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仍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  
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天章閣成拜司空乾興元年  
封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郎為山陵使寇準  
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  
違豫之初懼此震驚遂至沈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  
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  
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  
事進入印畫學士尊制辭允恭先特示謂閱訖乃進

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  
也允恭倚謂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為山陵都監與  
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夏守恩領工徒數萬  
穿地土石相半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  
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  
以其事奏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  
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復視遂  
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明殿召拯利用等諭  
曰丁謂為宰輔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  
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勾



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  
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  
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  
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  
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  
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即殿廬召舍  
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追其子珙珣玘珧一官  
落珙館職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  
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通款謂嘗教言若  
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言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

是卽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允恭數至請禱及帝  
萌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  
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卽問若所事何知為老  
君彙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  
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諸子竝勒  
停祀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  
賂遺不可勝紀其弟誦說諫悉降黜坐謂罷者自參  
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數人在崖州踰三年徙雷州  
又五年徙道州明道中授秘書監致仕居光州卒詔  
賜錢十萬絹百匹謂機敏有智謀儉狹遇人文字累



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  
一言判之衆皆釋然善談笑尤喜為詩至於圖書博  
奕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客盡陳之聽人人自  
便而謂從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真宗朝營  
造宮觀奏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初議營昭  
應宮料功湏二十五年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  
二燭七年乃成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  
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議月進錢充  
宮掖之用由是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錄謂前  
後欺罔事實之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其所著

詩并文亦數萬言家寓洛陽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  
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燁祈付其家  
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聞  
帝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謂初通判饒州  
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皇既而曰贊皇不及也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  
晉策補右侍隸太名府契丹內寇承皓繇間道發兵  
夜與契丹遇力戰死之贈崇儀使錄竦為潤州丹陽  
縣主簿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  
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曲雅藻麗舉賢良方



正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賢院為國史編修  
官判三司都磨勘司累遷右正言帝幸亳州為東京  
留守推官仁宗初封慶國公王旦數言竦材命教書  
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為王清昭應宮判官兼領  
景靈宮會真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史成  
遷戶部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竦娶楊氏楊亦工筆  
札有鈎距及竦顯多內寵寢與楊不諧楊悍妬即與  
弟媚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母相詬詈偕  
訴開封府府以事聞下御史臺置劾左遷職方員外  
郎知黃州後二年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饑大發公

廩不足竦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萬斛用全活  
者四十餘萬人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徙壽安洪二  
州洪俗尚鬼多巫覡惑民竦索部中得千餘家赦還  
農業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以南悉禁絕之竦材術  
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姦  
邪當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既而  
丁母憂遷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為內助宰相王欽  
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為景靈宮判  
集賢院以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旬當二班院兼侍  
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譯經潤文官遷讓議大夫



為樞密副使修國史遷給事中初武臣賞罰無法吏  
得高下為姦竇為隼前比者為定例事皆按以而行  
改參知政事祥源觀使增設賢良等六科復百官轉  
對置理檢使皆竦所發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為  
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史成進兵部尋進尚書左丞  
太后崩罷為禮部尚書知襄州改潁州京東荐饑徙  
青州兼安撫使踰年罷安撫遷刑部尚書徙應天府  
寶元初以戶部尚書入為三司使趙元昊反拜奉寧  
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聽便宜行事徙忠武軍節度使  
知涇州還判承興軍兼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進宣徽

南院使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詔徙也鄜州初竦在  
涇州朝廷遣龐勣就計事竦上奏曰頃者繼遷逃背  
屢寇朔方至道初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  
十萬遇寇浦洛河糧卒並沒守榮僅以身免呂端始  
欲發兵繇麟府廊延環慶三路趨平夏襲其巢穴太  
宗難之後命李繼隆丁罕范廷召王超張守恩五路  
入討繼隆與罕合兵行旬日不見賊守恩見賊不擊  
超及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敝相繼引  
還時繼遷當繼捧入朝之後曹光實搆襲之餘道逃  
窮蹙而猶累歲不能剿滅先皇帝鑒追討之蔽戎疆



吏謹降候盡廢卒乘來印驅逐之去無追捕也然拓跋  
 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綬割棄已來假朝廷威靈  
 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爾况德明元昊相繼猖  
 獗以繼遷寔慶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  
 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  
 師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  
 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師  
 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  
 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  
 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旋梗聯絡而進我師半渡

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  
 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  
 十事時邊臣多議征討朝廷卿之而竦言出師非便  
 既而詔以涇原鄜延兩路兵進討會元昊稍求納款  
 范仲淹請番鄜延兵繇是涇原兵亦不行中國之師  
 卒不出塞竦上十事一教習疆弩以為奇兵二羈縻  
 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唃廝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  
 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  
 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  
 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竝邊小砦



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  
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人入粟贖罪銅一斤為粟  
五斗以贍邊計十損竝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舒  
饋運當時頗採用之其募土人為兵令下而楊偕奏  
言西兵比繼遷時十增七八縣官困於供億今州復  
益一二千人則歲費不貲若訓習士卒使之精銳選  
任將帥求之方略自然以寡擊衆以一當百矣竦云  
土兵訓練可代東兵此虛言也自德明納款以來東  
兵猶不可代况今日乎朝廷下竦議竦奏陝西防秋  
之敵無甚東兵不慣登陟不耐寒暑驕懦相習廩給

至厚土兵便習各護鄉土山川道路彼皆素知歲省  
芻糧鉅萬且收聚小民免饑餓為盜代兵東歸以衛  
京師萬世利也偕欲以寡擊衆殆虛言也偕復奏云  
自古將帥深入殊庭霍去病止將輕騎八百直棄大  
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過當又將萬騎踰烏盭討遼  
僕涉狐奴歷五王國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兵麇臯  
蘭下殺樓蘭王虜候王執昆邪王子收休屠祭天金  
人趙充國亦以萬騎破先零李靖以驍騎三千破突  
厥又以精騎一萬至陰山斬首千餘級俘男女十餘  
萬擒頡利以獻自漢以來用少擊衆不可勝數竦在



涇原守城壘據險阻來則禦之去則釋之不聞出師也竦懼戰或敗衄託以兵少為辭爾竦言土兵各護鄉土自古有九地士卒近家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第以近事言之閤門祇候王文恩出師敗北而土兵皆竄走惟東兵僅二百人殺敵兵甚衆以此知兵之強弱不繫東西在將有謀與無謀爾今邊郡參用東兵土兵若盡罷東兵亦非計也古人有言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今防邊東兵人月受米七斗五升土兵二石五斗而竦乃言東兵廩給至厚又不知之甚也竦又言募土兵訓練以代東

兵且土兵數萬須募足訓練雖三二歲未得成效兵精猶恐奔亡豈有驟加訓練而能取勝哉竦議遂出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判河中府徙蔡州慶曆中召為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三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為賤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三夷簡不相能夷簡長其為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



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衣引疾及聞召用即棄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望京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則聖聽感美章宗上即日詔竦歸鎮竦亦自請還節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書歲中加資政殿學士竦之及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既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辨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請復置官者為走馬承受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為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言大臣知則政事修竦前在關

中與執中論議不合不可使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請析河北為四路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為亂頌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為竦結懷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未幾赴本鎮加兼侍中饗明堂徙武寧軍節度使進鄭國公錫賚與輔臣等將相居外遇大禮有賜自竦始尋以病歸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姦邪而謚為正不可改諡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名



一時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多識古文學音字至夜以指書膚文集一百卷其為部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保伍之法至盜賊不敢發然人苦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即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群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時竦在關中俟其至召詰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類此然性貪負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鉅萬自奉尤侈蓄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鈎致其事遇家人亦然子安期字清卿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召試賜進士出身累

遷太常博士權提點荆湖南道刑獄除開封府推官徙判官判三司鹽鐵勾院出為京西轉運使盜起部中剽劫州縣而光化軍戍卒相繼叛勢且相合安期督將吏捕斬殆盡徙河東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徙江淮發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會元昊納款西邊罷兵命往陝西與諸路經略安撫司議預邊費頗素省吏員及汰邊兵之不在役者五萬人擢天章閣待制遷為陝西都轉運使徙河北進兵部郎中時竦為樞密使為請遷官丐淮浙一郡復以為工部郎中江淮發運使徙知永興軍進龍圖閣直學士



四百八十一  
吏部郎中知渭州簡弓箭子得...  
又半之教以戰陣法路是...  
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  
右諫議大夫進樞密直學士...  
除辭所進職復為龍圖閣直學士...  
觀以學士復知延州州東北阻山...  
之安期至即大築城時方者士卒...  
廣袤計數百步令其下曰敢言者...  
月而就元昊請畫疆界朝廷欲遣...  
對曰此不足煩王人衙校可辦也...  
詔遣中使護其喪以歸安期雖乘...  
朝廷數器使之然無學術而求入...  
其奉養警伎不減其父云

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為...  
又安又治洽和群臣將順不暇而...  
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  
竦陰謀猜阻鉤致成事一居政府...  
得患失也欽若以賂賄丁謂議其...  
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列傳卷第四十二

宋史二百八十四

開封府司上精衛國軍前是秦相修國史領維新郡總議長殿學士

勅修

陳堯佐

元堯叟弟堯佐從子

宋庠

弟邠

陳堯佐字希元其先河朔人高祖翔為蜀新井令因

家焉遂為蘭州蘭中人之首華字善則事孟昶為西

水尉司平表薩城主遷棧陽令縣之鄭白渠為

隣邑堯佐所為者事孟昶通水利均及民皆賴之

從禮順皇帝三年孟昶武進士伯子堯叟登甲

科孟昶之子明宗宗顯左右曰此誰子王沂以省

李後



華劉而...者...太子中允...判三司都憲由司改  
鹽...州...令...州...事...  
京東...  
水...  
戶部...  
掌...  
銓...  
省...  
以府...  
拜...  
議大夫...  
骸骨不許手詔存問親闕

藥賜之二年卒年六十八特贈太子少師堯佐進士  
及第歷魏縣中年尉為海...  
書省校書郎知朝邑縣會其兄堯叟使陝西發中人  
方保吉罪保吉怒之誣堯佐以事降本縣主簿徙下  
邽遷秘書郎知真源縣開封府司錄參軍事遷府推  
官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  
以風示朝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鱗魚尾而食  
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孛小舟操網往  
捕鱗三暴非可網得至是鱗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  
烹之人皆驚吳名遠直史館知壽州歲六饑出奉米

宋史...  
卷...  
二



為糜粥食歲者更人悉獻米至振數萬人徙廬州以  
父疾請歸提點關西府界事後為兩浙轉運副使錢  
塘江築石為隄隄再歲輒壞堯佐請下薪實土乃堅  
久丁謂不以為是從京西轉運使後卒如堯佐議徙  
河東路以地寒民貧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稅又減澤  
州大廣治鐵課數十萬徙河北母老祈託養恩糾察  
在京刑獄為御試編排官坐置等誤降官監鄂州茶  
場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  
堤人呼為陳公堤初管永定陵復徙京西轉運使入  
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度支同修真宗實錄不試中書

特擢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進樞密直  
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援堯  
佐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召同脩三  
朝史代第堯咨同知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為翰  
林學士遂拜樞密副使祥符知縣陳詒治嚴急吏欲  
罪詒乃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詒連呂夷簡親執政  
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堯佐獨曰罪詒則姦吏得  
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詒由是得免以給事中參知政  
事遷尚書吏部侍郎太后崩執政多罷以戶部侍郎  
知永興軍過鄭為郡人王文吉以變事告下御史中



永范諷劾治而事乃辨改知廬州徙同州復徙永興  
軍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京兆城中前守姜遵盡毀  
古碑碣充磚甃用堯佐奏曰唐賢臣墓石今十七七  
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迺一日與瓦礫等  
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完護之徙鄭州會作  
章惠太后園陵州供張甚嚴賜書褒諭旣而拜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災異數見罷為淮  
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  
師致仕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文惠堯佐少好學父授  
諸子經其兄未卒業堯佐竊聽已成誦初諱業錦歷

山後從科放於終南山及貴讀書不輟善古隸八分  
為方文字筆力端勁之猶不衰充工詩性儉約見動  
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見  
棄也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為天官一  
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  
棲神之域矣陳搏嘗謂其子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  
中子貴且壽後如搏言有集三十卷又有潮陽編野  
廬編愚合集遺興集

堯叟字唐夫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與省華同日賜  
緡遷祕書丞久之充三司河南東道判官時宋亮陳



字三百九十一  
頽民饑命堯叟及趙况等分振之再遷工部員外郎  
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  
有集驗方刻石在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樹鑿井  
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渴死會加恩黎桓  
為交州國信使初將命者必獲贖遺數千緡桓貢賦  
歛於民徃徃斷其手及足趾堯叟知之遂奏召桓子  
授以朝命而却其私覲又桓界先有亡命來奔者多  
匿不遣因是海賊頻年入寇堯叟悉捕亡命歸桓桓  
感恩併捕海賊為謝先是歲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  
兵使軍糧汎海給瓊州其兵不習水利率多沈溺

咸苦之海北岸有遞角場正與瓊對伺風便一日可  
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近堯叟因規度移  
四州民租米輸于場第令瓊州遠要兵具舟自取人  
以為便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堯叟上言曰臣  
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音云八蠶  
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其民除  
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爾麻苧所種與桑柘  
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幹俟枝葉茂則刈獲之周  
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  
即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三百錢蓋織者衆市者



少故地有遺利民賑資金巨以國家軍項所急布帛  
 為先因勸諭部民廣植桑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  
 及二年已得三千七萬餘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  
 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樹藝之民相  
 率競勸籽軸之功日以滋廣發望自今許以所種麻  
 苧項畝折桑柞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曆為課民以  
 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  
 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代還加刑部員外郎充  
 度支判官未幾會撫水蠻酋蒙令國殺使臣擾動命  
 堯叟為廣南東西兩路安撫使賜金紫遣之事平遷

兵部拜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無銀臺通進  
 封駁司制置群牧使河決澶州王陵口詔往護塞之  
 遂與馮拯同為河北河東安撫副使時中外上封奏  
 者甚衆命與拯詳定利害及與三司議減冗事俄與  
 拯並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有言三司官吏  
 積習依違文牒有經五七歲不決者吏民抑塞水旱  
 災沴多由此起請遷部判官檢覆判決如復稽滯  
 許本路轉運使聞奏命官推鞠以警弛慢乃詔堯叟  
 與拯舉常參官幹敏者同三司使議減煩冗參決滯  
 務堯叟請以秘書丞直史館孫冕同領其事凡省去



四百令九  
煩冗文帳二十一萬三千餘道又減河北冗官七十  
五員五年郊祀進給事中會王經莫為樞密使以堯  
叟簽署院事奉秩恩例悉同副使遷工部侍郎真宗  
幸澶淵命乘傳先赴北若按視戎事許以便宜景德  
中遷刑部兵部二侍郎與王欽若並知樞密院事真  
宗朝陵權東京留守每裁剽刑禁雖大辟亦止面取  
狀亟決遣之以故獄無繫囚真宗曰堯叟素有裁斷  
然重事宜付有司按鞫而詳察之因密加詔諭俄兼  
群牧制置使始置使即以堯叟為之及掌樞密即罷  
其任至是以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總領故又委

堯叟焉自是多立條約又著監牧議述馬政之重預  
修國史大中祥符初東封加尚書左丞詔撰朝覲壇  
碑進工部尚書獻封禪聖製頌帝作歌答之祀汾陰  
為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進戶部尚書時詔王  
欽若為朝覲壇頌表讓堯叟不許別命堯叟撰親謁  
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臣又以堯叟善草隸詔寫途  
中御製歌詩刻石五年與欽若並以本官檢校太傅  
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加檢校太尉從幸太清宮加開  
府儀同三司未幾與欽若罷守本官仍領群牧明年  
復與欽若以本宮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堯



史素足疾屢請告九年夏帝臨問勞賜加等疾其  
表求避位遣閣門使楊崇勳至第撫慰以詢其意亮  
叟詞志頗確優拜右僕射知河陽肩輿入辭至便坐  
許三子扶掖升殿賜詩為餞又賜仲子希古緋服天  
禧初病亟召其子執筆口占奏章求還輦下詔許之  
肩輿至京師卒年五十七廢朝二日贈侍中謚曰文  
忠錄其孫知言知章為將作監主簿長子師古賜進  
士出身後為都官員外郎希古至太子中舍坐事除  
籍亮叟偉姿貌強力奏對明辨多任知數久典機密  
軍馬之籍悉能周記所著請盟錄三集二十卷母馮

氏性嚴亮叟事親存謹怡聲侍側不敢以貴自處家  
本富祿賜且厚馮氏不許諸子事不侈景德中亮叟  
掌樞機弟亮佐直史館亮次知制誥與亮等同在北  
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  
比賓客至亮叟兄弟侍立省華側客不自安多引去  
舊制登樞近者毋妻即封郡夫人亮叟以父在朝毋  
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于母朝廷援制不許父既  
卒帝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門禮制未闕  
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  
年八十餘無恙後亮叟數年卒



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濟州召  
爲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度支句院始合三  
部句院兼總之權右正言知制誥崇政殿試進士堯  
咨爲考官三司使劉師道屬第幾道以試卷爲議論  
坐貶單州團練副使復著作郎知光州尋復右正言  
知制誥知荆南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內銓舊格  
選人用舉者數遷官而寒士無以進堯咨進其可擢  
者帝特遷之改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以龍圖閣  
直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永興軍長安地斥國無甘  
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其後不循法度敞

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以禁兵自衛用  
刑慘急數有杖死者嘗以氣凌轉運使以樂黃目黃目  
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有登堯咨  
守長安不法者帝不欲窮治止削職徙鄧州才數月  
復知制誥堯咨性剛戾數被挫忽忽不自樂堯咨進  
見帝問之對曰堯咨豈知上恩所以保其者自謂是  
讒以至此爾帝賜詔條其事切責乃皇恐稱謝遂判  
登聞檢院復龍圖閣直學士坐失舉降兵部員外郎  
喪母起復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會靈觀副使遷  
臣飛奏誦廝羅立文法石蕃部欲侵邊以爲陝西家



邊安撫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知秦州徙同州以言  
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人為翰林學士以書奏初為  
甲科特詔班舊學士蔡齊之上換宿州觀察使知天  
雄軍位丞即上堯咨內不平上章固辭書奏後以  
隻日召見敦諭之不得已拜命自契丹侵好城等罷  
械久不治堯咨葺完之然湏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  
持大梃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仆以安國算節  
度觀察留後知鄆州建請浚新河自濰山至下把以  
道守積水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澶州又徙天雄  
軍所居棟摧大屋實于庭散為白氣已而卒贈太尉  
文為館閣校勘早卒

謚曰康肅堯咨於兄弟中最為少文然以氣節自任  
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為的一發貫其中兄弟同時貴  
顯時推為盛族子述古太子賓客致仕博古篤學能  
文為館閣校勘早卒  
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於蜀淳化中與其父  
堯封皆以進士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擢  
其父許之至咸平初漸始仕為天水縣尉時學者罕  
通楊雄太玄經漸獨好之者書十五篇號演玄奏之  
召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推官舉賢良方正科不中  
復調隴西防禦推官坐法免歸不復有仕進意蜀中



學者多從之遊堯咨不學漸心薄之堯咨後貴顯與  
漸益不同因言漸罪矣之人聚徒太盛不宜久留遠  
方即召漸至京師授潁州長史丁謂等知其無他得  
改鳳州團練推官遷耀州節度推官卒有文集十五  
卷自號金龜子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丘父祀嘗  
為九江掾與其妻鍾禱于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  
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真君  
像即夢中見者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嘗策  
一擢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史館

歷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一再遷左正言郭皇后  
廢庠與御史伏閣爭論坐罰金人之知制誥時親策  
賢良茂才等科而命與武舉人雜視庠言非所以待  
天下士宜如本朝故事命有司以次具飲膳斥武舉  
人令別試詔從之兼史館修撰知審刑院密州豪王  
澥私釀酒隣人往捕之澥給奴曰盜也盡使殺其父  
子四人州論奴以法澥獨不死虛干相陳堯佐右澥庠  
力爭卒抵澥死改權判吏部流內銓遷尚書刑部員  
外郎仁宗欲以為右諫議大夫知樞密院事中書  
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詔為翰林學士帝



遇庠厚行曰大庠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已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祥帝弗為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庠為相儒雅練習故事自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嘗從容論及唐入閣儀庠退而上奏曰入閣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閣本意施於議典須先立仗文德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今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之按唐自中葉以還隻日及非特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



廢甚非禮也庠與宰相已夷簡以細數不同凡庠與善者夷簡皆指為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之乃以庠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知鄆州進給事中參知政事范仲淹去位帝問宰相早得象誰可代仲淹者得象薦宋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為參知政事慶曆七年春旱用漢災異策免三公事罷宰相賈昌朝輔臣皆削一官以庠為右諫議大夫帝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一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為相不學少文故夏竦

為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為知體明年除尚書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享明堂遷工部尚書嘗請復群臣家廟曰慶曆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顧望使三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請下有司論定施行而議者不一卒不果復二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遊而彥方偽造敕牒為人補官論死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在政府無所建明等亦請去乃以刑部尚書觀文殿



四百令上  
文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再遷兵部尚  
書入覲詔綴中書門下進出入視其儀物以檢校太  
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宣國公數言國家當慎固  
根本畿輔宿兵常盈四十萬羨則出補更戍祖宗初  
謀也不苟輕改既而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而御史  
言庠昏惰乃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  
相州以疾召還英宗即位移鎮武軍改封鄭國公庠  
在相州即上章請老至是請猶未已帝以大臣故未  
遽從乃出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及再  
用遂沉浮自安晚愛信幼子多與小人遊不謹御

史呂晦請教庠不得以二子隨帝曰庠老矣奈何不使  
其子從之至其請老益堅以司寇工致仕卒贈太尉無侍  
中謚元獻帝為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  
舉時與祁俱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  
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  
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為十一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  
錄一卷別集四十卷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  
矜才喜終身病為也沈觀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  
侵庠及庠在洛邀于監聽院因出情縣人負物投之  
道死實以他疾而邀子為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



庠獨不肯曰是安足異也人以此益稱其長者弟祁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  
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不擢庠第一而實祁第  
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釋褐復州軍事推官孫  
奭薦之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召試授直史館再  
遷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  
其聲不和詔祁同按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鍾磬祁  
寄與之書具樂志預修廣業記成遷尚書工部員外  
郎同脩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方陝西用兵調費  
日蹙上疏曰兵以食為本食以化員為資聖人一天下

之具也今左藏無積年之儲太倉無三歲之粟尚方  
治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良由取之既殫  
用之無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二費以困天下之  
財財窮用禰而欲興師遠事誠無謀矣能去三冗節  
二費專備西北之屯可曠然高枕矣何謂三冗天下  
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一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  
二冗也僧道日益多三冗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  
可為國請斷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悉如舊其他悉  
罷還為民可得耕夫壯敏婦五十餘萬人一冗去矣天  
下廂軍不釋孱小危而悉剝之纒圖供役本不知



四百一十  
兵又且月支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多  
去而為盜賊雖廣莫之無益也其在籍者請勿論  
其他悉驅之南畝又得力耕者數十萬一冗去矣國  
家郡縣亦有定官確言以十人為額常以十二加之即  
遷代罪謫隨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闕群起而逐之州  
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為違官何得不  
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立限員以  
為定法其門蔭流外貢舉等科實曾選限稍務擇人  
俟有闕官計員補更三冗去矣何謂二費一曰道場  
齋醮無有虛日且百司供億至不可貲計彼皆以祝

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臣愚以為此主者為宗盜  
之計爾陛下事天地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使有  
司端委奉之歲時薦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  
希層層之報哉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  
徒卒添置官府不體率三倍他處居大舍高廡不節  
不役坐處齊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民則營建祠廟  
雖曰不費官帑然國與民一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  
請罷去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諱藩要六  
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設勞衆而饗  
賓也今大臣罷黜率以恩除坐糜邦用宜與為甚請



自令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長寄度已帶節度  
 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盡矣臣又聞之人不率  
 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能躬履至儉風示四方  
 衣服起居無踰舊親後官錦綉等至不得妄費則天  
 下響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風行電激欽  
 馬西河蠢爾戎首在吾掌中矣從判鹽鐵句院同脩  
 禮書次當知制誥而庠方參知政事乃以為天章閣  
 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改判太常寺庠罷亦出  
 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權同判流內銓以龍圖閣  
 直學士知杭州留為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數釐

正弊事增置均當公事官其公獨言利害者皆使先稟  
 變可否則後議於三司遂者而令徙知密官院兼侍  
 讀學士庠復知政事罷祁翰林學士改龍圖學士史  
 館修撰修唐書累遷右諫議大夫充學士使學士為樞  
 密使初復為翰林學士累拜中書平章事祁奏人主  
 不節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歲天威警發不節殺  
 小草猶人主不節不能制臣下又謂與實人謀而與  
 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  
 是謂三患真意主於置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  
 時病會進溫成皇后為貴妃故事命廷皆發冊如壽



則舉明禮然言在宥司必後言而後進又見制詞既  
後闕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給三省書官  
書院用印乃進內都通當制不與言高言不送中書  
無取官書院印用之至封以送后方愛幸親行開禮  
得言大怒鄭子地初坐是六年許州府數月復召為  
侍讀學士史館脩撰祀明堂還給事中兼龍圖閣學  
士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出知亳州兼集賢殿脩撰歲  
餘徙知成德軍遷尚書禮部侍郎請弛河東陝西馬  
禁又請復唐獻慕之制舊正月洪定州又上言天下  
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為國門

戶也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狼態獒心不能無動今垂  
延定鎮二軍不戰則懼深趙邢洛直擣其虛血吻焚  
進無所顧藉臣竊慮欲兵之強莫如多殺與財欲士  
訓練莫如善擇將帥欲人樂聞莫如賞重罰嚴欲賊  
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疆夫社稷尚勇好論  
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收勸之不  
憂不戰以欲殺之士不得善將雖聞精勇無益與財  
雖金城湯池其勢必空今朝定律將練卒訓財積糧  
廼以陝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策也西賊兵銳士  
勇不能深入河東天險後障為寇若河北不然自剗

卷之二 紀事本末 卷之三 李俊傳



直得勢同建瓴賊而前如行亮柱故謀契丹者當  
先河是謀河是考於鎮定無議矣臣願先入發鎮定  
鎮定既克可入發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  
得應鎮定則鎮定重天下又平焉蓋少臣請多用故  
兵夫雲奔馳後掠前馬之長也疆弩巨捷長槍  
剗刀什伍相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  
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殿而去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  
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  
關健我能用故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  
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為一遣帥專而兵不分故定據

其習則鎮據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為二其顯顯有  
害者屯若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  
不能一賊脫叩管望則彼此不相謀尚肯任此責耶  
請合鎮定為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  
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策之  
上也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  
之始矣河東馬種六習善馳突與鎮定若素素然東  
下并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入以河東健兵在  
鎮定矣其善其情若素者為出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  
切於用者不可不為文陳臣所論件目繁雜要得刀筆



吏受也司察臣已便於... 乞下... 三司... 吏學士... 吳及... 在... 崇... 知... 蔡... 許... 四十年... 虛位... 天下... 係... 望... 人心... 未... 為... 社... 稷... 深... 計

莫若... 宗... 賢... 進... 爵... 親... 王... 為... 七... 幽... 之... 三... 若... 三... 有... 就... 館... 之... 慶... 聖... 祠... 舊... 衙... 則... 宋... 子... 降... 封... 耶... 王... 以... 避... 正... 嫡... 此... 定... 人... 心... 防... 禍... 患... 之... 大... 計... 也... 又... 自... 為... 誌... 銘... 及... 治... 戒... 以... 授... 其... 子... 三... 日... 諫... 三... 月... 聖... 慎... 無... 為... 流... 俗... 陰... 陽... 消... 息... 也... 推... 用... 雜... 本... 深... 其... 四... 會... 三... 途... 即... 止... 使... 數... 十... 年... 足... 以... 銷... 子... 散... 朽... 矣... 而... 已... 尋... 以... 金... 命... 雜... 物... 置... 於... 中... 且... 書... 學... 不... 名... 家... 文... 童... 僕... 及... 十... 八... 不... 只... 書... 位... 處... 吏... 祿... 良... 二... 十... 石... 下... 方... 諸... 益... 勿... 受... 賄... 與... 以... 一... 四... 三... 楹... 相... 增... 高... 三... 尺... 石... 翁... 沖... 他... 毀... 不... 得... 用... 老... 等... 不... 可... 以... 處... 身... 遂... 等... 兄... 弟... 十... 四... 人... 惟... 二... 孺... 兒... 未... 仕... 以... 此... 後... 官... 公... 悉... 皆... 舉... 不... 效... 矣... 後... 贈... 尚... 書... 祁... 宗...



第百以文學顯而初志能久者蓋有之矣其不  
及者論者以初不至公輔亦以以二書唐書十卷年  
自守高州出入內外嘗以豪自隨為別傳可五十卷  
預修舊唐書證彙讀八撰入繁圖二致文彙有卷初所  
至治事明峻好作餘教其子遵治或不請諸父之學  
士承旨張方平言初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論曰咸平六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于時者於  
陳莊佐宋準是之皆善聲譽由諸子而益著者若佐相  
業雖不多見世以實事長者撰之疑叟出典方州入  
焉待從課布帛修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準明練故

實文藻雖不逮祁狄風雅操過祁遠矣  
之宗法宋之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嗚呼賢哉

列傳卷第四十三







